

# 康熙對地震成因的認識

清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（公元 1679年9月2日）中午，京師地區發生了一場強烈地震。這次地震的震級達8級，震中在平谷、三河一帶，地震波及範圍除京城外，還包括周圍的河北、山西、陝西、遼寧、山東、河南六省，共計兩百餘州縣。京城震毀城堞、衙署、民房、死傷人民甚眾。[注1]

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，康熙皇帝迅速作出了反應。他一方面「發內帑銀十萬兩」，賑恤災民；一方面號召「官紳富民」捐資助賑。但他最著力進行的，則是親自帶領大小臣工，對朝政得失認真的作一次全面的政治檢討和反思。他自己首先「兢惕悚惶」，「力圖修省」；同時要求臣工們「務期盡除積弊」，「各宜洗滌肺腸，公忠自矢，痛改前非，存心愛民為國。」[注2]

地震發生後不到四個小時，康熙立即把「內閣、九卿、詹事、科、道滿漢各官」召集在一起，並把大學士明珠、李蔚等數人召到乾清宮，當面訓諭，嚴厲批評了某些官員「自被任用以來，家計頗已饒裕，乃全無為國報效之心」，不僅不清廉勤政，反而「愈加貪酷，習以為常」的惡劣行徑，並且表明了對這種「奸惡」之人如「不加省改」，一經查出，「國法俱在，決不饒恕」的決心[注2]。

兩天後，康熙帝再一次將「滿漢學士以下，副都御史以上各官」召集到左翼門，著人口傳諭旨，宣佈了他所思慮的施政上的六方面弊端：一是各級官吏「苛派百姓」，民間易盡之脂膏，盡歸貪吏私囊，使「民生困苦已極」；二是「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」；三是用兵之時，任意



康熙帝畫像

燒殺搶掠；四是地方官「於民生疾苦，不使上聞」，遇到水旱災荒，對賑濟諸事，「苟且侵

漁，捏報虛數，以致百姓不沾實惠」；五是刑獄不公，積案不辦；六是王公大臣之家人奴僕，「侵佔小民生理」，「干擾詞訟，肆行非法」。康熙要求大臣們對如何嚴禁這六種弊政提出具體辦法。他特別強調，革除弊政，關鍵在於高官的率先垂范，因為「大臣廉，則總督、巡撫有所畏懼，不敢枉法以行私；總督、巡撫清正，則屬下官吏操守自潔，雖有一二不肖有司，亦必改心易慮，不致大為民害。」[注3]

大臣們根據康熙皇帝的旨意，在10天之內擬出了革除上述六種弊政的辦法，包括對責任者從「革職拿問」、「永不敘用」到按律「正法」的嚴厲處罰措施，康熙批准了這個處分辦法。

康熙皇帝這樣做，主要是基於「敬天知命」和遵從宇宙

中規律的基礎上而為的。這裡的「天」，即所謂的自然，即是指那無時不在，無處不有的衡定一切的宇宙特性。「天象示警」並非僅僅是指人類對於自然生態環境破壞的行為作出的警告。中國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認識。今天的當權者中，面對非典、海嘯、禽流感以及許許多多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所謂「自然災害」，有幾人能像康熙皇帝一樣向內找自己失政的原因、糾正自己的錯誤從而順天應命重歸天人合一的呢？

[注1] 引自《康熙起居注》，第一冊，第420頁。

[注2] 《康熙起居注》，第一冊，第421頁。

[注3] 《康熙起居注》，第一冊，第422頁。



## 中醫的奧妙

我在少年時代就學中醫、氣功、武術，先後獲得武術和中醫兩個碩士學位，也是這兩個學科的教授和一名中醫師。我對師父的話深有體會，但是有些常人卻很難相信，他們認為現代科學的東西和西醫學才是可信的。我就根據自己的一段經歷，說說自己對《轉法輪》中這些話的體會。

一九九二年底，我的一個朋友楊XX在軍中工作，他的同事陳先生得了一種怪病：每當重要的場合或享受高級生活時，就會心區疼，嚴重時會暈倒在地。（比如一次總理李X接見時當場心疼倒地緊急救護送去醫院。每當坐豪華車，或住高級酒店時，就疼得厲害；住簡陋的房子或乘簡陋的車子時就減輕疼痛。陳先生在軍中有著重要的職務，所以看病方便，會去多個有名的大醫院檢查，卻查不出任何病症。持續兩年多，曾先後找過國內著名心臟專家診斷，卻不知是何病因。痛苦不堪，最後他的朋友楊先生找到我，想請我給他看看。我從外地趕到京城先到楊家，準備去看陳的病。此時，楊先生問我：「你看他身上是怎麼回

事？」因為楊先生也練過氣功，對一些功能的事也很相信。我當時閉目靜視了一下，無意中看到一只很大的蠍子，我想就是它了。可我也沒有告訴楊先生。只是跟著楊先生到了陳家。初見陳先生，他人很高也很結實，就是心區疼得受不了。我當時給他紮了針灸，穴位是內關和足三里。他靜坐睡著了。我靜坐時看到那蠍子在他後背爬到頸部，就用意念去攻心驅它，然後它飛走了。針過之後，陳先生感到舒服而痛快，也不疼了。他說兩年來，第一次感到這麼舒服。第二天，又針了一次，與他告辭。

在我們離開陳家之後，楊先生又問我：「你看他身上有沒有什麼東西？」我率直說道：「有！」他問：「是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是個蠍子！」「告不告訴他本人呢？」楊又問。我說：「人家是黨員又是軍隊幹部，不要告訴他這些吧。」楊先生承諾。後來我回到招待所準備回外地的家。但是半夜12點，楊打來電話說，要我明天別走，無論如何要跟陳先生再談一次話。我問為什麼。原來，楊回家後，陳先

生來電話問我有沒有講他身上附有什麼東西。而楊承守諾言，說：「講了，但不能告訴你。」陳一時亂猜，楊說都不對。最後陳冷靜下來慢慢說道：「是個蠍子。」楊先生就問：「你為什麼說是蠍子？怎麼跟他說得一樣呢？」陳先生就講了他的一段故事：兩年前，他搬進新居，第二天早上他太太的腿被蠍子蜇了，馬上送醫院後，他回來翻出了這只蠍子，就把它放在酒裡，放在火上煮，又不讓它死，然後喝那酒，再放酒，再煮，有時又放一個空罐頭瓶裡放火上烤……，總之他能夠想得出來的報復都做了。從那以後，陳就不知不覺地得了這個病：心區疼，就像一把鉗子夾住一樣。講完這故事，楊確信，我倆講的是一回事……。

我當時研究人體科學知道這些例子不少，後來，讀到《轉法輪》，「因為人在以前做過壞事而產生的業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難。」而且說「殺生會造成很大的業力。」我想他殺這蠍子，也就罷了，如果象對待深恨的仇人那樣報復，也會造下更多的業，何況他喝那煮死蠍子的酒……。

對於常人來講：有病要吃藥，是病毒，是常人的道理，等等。可是真正從修煉上查起它的原因，就是業力，常人怎麼能相信呢？

我通過修煉，知道了他這是現世現報，如果是殺害更大的生命，或殺人，會造下更大更難以償還的業力。常人不知道在迷中業滾業或死後償還地承受著，或現世現報或來世再報。

還有中醫的把脈是怎麼發展來的呢？我的體會是：在以前我發現病人哪個部位有病，我摸那部位時手也疼，所以知道那是病灶，而且和煉功的朋友交流也學會了遙診，我又發現用手指放在病人的寸、關、尺三部，哪個臟腑有病，我的哪個手指就疼或刺，或不適，如果按左寸、關、尺為心、肝、腎；右寸、尺為肺、脾、命就和現在中醫診脈一樣。慢慢再仔細研究，如果沒煉功的人就可以用脈的不同搏動現象總結出沉、浮、弦、滑、遲、數、濡、弱、澀等多種不同脈象來診斷病人的疾病。所以脈象也是從小的功能發展而來的。

我發現，如果有功能的人，對於不同的植物、草藥也有不同的感應，會知道草藥的藥性（寒、熱、涼、溫、平等）、味（苦、辣、酸、甜、鹹…）及它的歸經（十四經脈等）。

所以從中國古代的中醫來看，人們保持著先天的本能，不受現代變異思想的影響，就能夠真正回歸到古代中醫的水平。人有病和業力有關，中醫的醫術和



中國古代大醫學家華佗像

人的先天的本能有關，這是從宇宙的特性「真、善、忍」這個法理上看，也就是中醫的奧妙就在於此。

《轉法輪》中說，「在中國古代，中醫大夫基本上都是有特異功能的，象孫思邈、華佗、李時珍、扁鵲等等這些大醫學家，都是有特異功能的，在醫書上都有記載。可是往往這些精華的東西現在是受到批判的，中醫繼承的只不過是那些藥方，或者是經驗的摸索吧。中國古代的中醫是相當發達的，發達的程度要超出現在的醫學。」我的經歷證實，師父講的都是真理。

作者：李有甫



## 神韻中秋演出 再現觀眾疾病不翼而飛

「今天我感冒咳嗽的很厲害，開始有點擔心不敢來，怕影響觀眾，但是這麼難得的機會，我覺得失去很可惜。」來自台灣的多倫多市民梁清祥表示，「我進去之後，這個場給我感染了，我的精神和注意力全在欣賞這個晚會，結果沒有咳嗽也沒有吵到別人。」

「我感到這個晚會非常的震撼，讓我連病都忘了。」梁清祥表示他最喜歡看《造像》這個表現古代石匠從神佛的點化中獲得靈感，製作敦煌佛像的舞蹈。

「一到節日的時候，好多華人說多倫多好無聊，我希望（晚會主辦方）多做點宣傳。」梁清祥說。

類似梁清祥這種情況在神韻藝術團全球巡迴演出時並非個案。2007年4月9日到10日，神韻藝術團到台南演出，當地居民林采芳帶患有老年癡呆症及憂鬱症的母親一起去欣賞，當晚林采芳長期失眠的母親竟然睡得很熟。後來到醫院回診時再照一次腦波，醫師發現，腦血管阻塞的情況沒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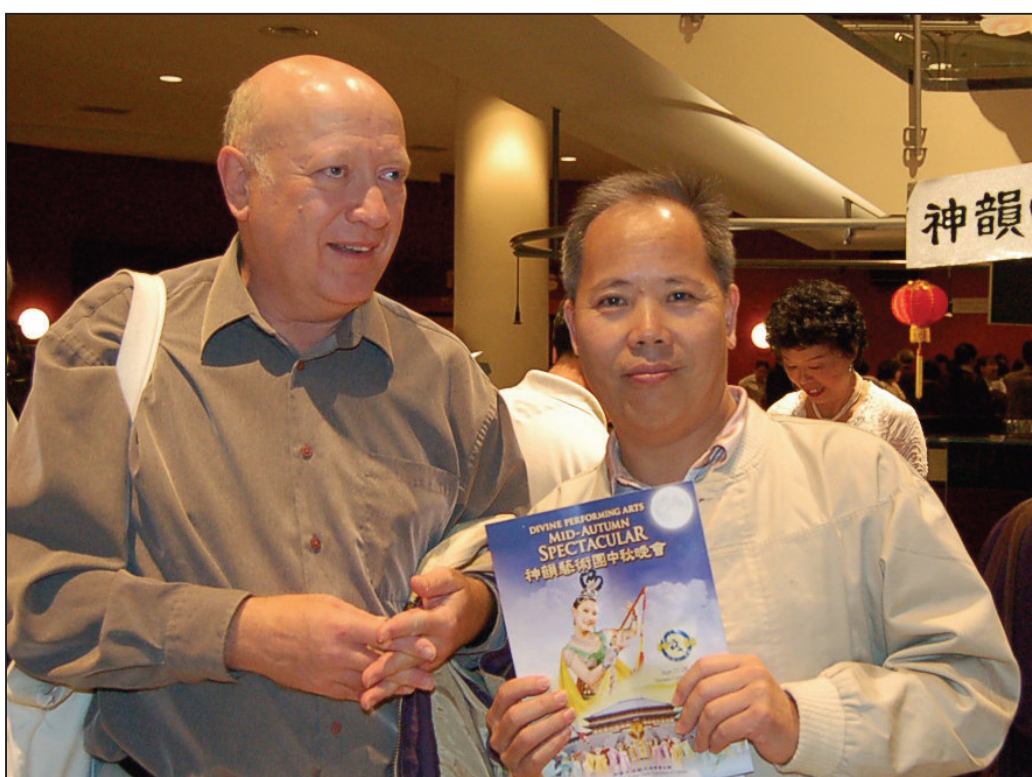
2007年4月24、25日，神韻藝術團在韓國首都首爾演出，韓國一位王姓華僑帶他腎臟有病的母親去看節目，有尿頻症狀的老媽媽從頭看到尾都沒想起上廁所。老媽媽隔天一大早起床之後，就一個勁的說還想去看一場。

澳洲的大學學生小珊，是神

韻2007年3月23日墨爾本演出的受惠者。她在入場前一直感到喉嚨刺痛，連口水都吞不下去，可是半場演出看下來，她驚異的發現喉嚨的不適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在公演前一天才做完胸背部切除癌細胞手術的米樂，在看完演出後，一直也沒有需要吃止痛藥的感覺，當晚整夜也睡得很好，好像不曾做過手術。他說：「我深感自己幸運，還相信能觀看到演出的人一定都是幸運兒。」

據記載，古人也用音樂來治病，生病的人聽了優美的音樂之後可以改善和治癒疾病。



多倫多市民梁清祥（右）在九月二十七日晚觀看中秋神韻晚會時，不經意間感冒、咳嗽得到了治癒。

據大紀元9月28日報導，9月27日，神韻演出對觀眾的身體健

康能產生積極影響的例證再次在多倫多出現。